

德意志 浪漫诗学视野下的 “人造人”图景 ——E. T. A. 霍夫曼的断片小说 《自动机》之诠释*

张克芸

摘 要：德意志浪漫诗人诺瓦里斯呼吁“将世界浪漫化”，E. T. A. 霍夫曼则在《自动机》中对 18 世纪的机器人技术施以“浪漫化”，赋予当时轰动全欧的机器玩具——“土耳其棋手”以语言、思维等方面的神奇能力，令其超脱于人类的认知和控制，成为高深莫测的“土耳其预言者”，而人类则沦为受其摆布的“自动机”。本文从小说与历史现实的互文关系入手，指出小说从三方面对“人造人”技术的神秘化处理，从而彰显出浪漫精神的主旨：揭示技术理性鼓动下的人类的造物主实践将会招致自身的危机。

关键词：技术的浪漫化；人造人； 释秘； 织秘； 无限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副教授 博士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I5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3-0118-14

* 本文为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欧洲思想文化与中欧文明交流互鉴”子项目资助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自动机》是 E. T. A. 霍夫曼于 1814 年发表的以“人造人”为主题的断片小说，讲述某城民众与一个装扮为土耳其人的机器人偶的故事。人偶不仅具备人类的部分肢体动作，看似还能机智回答人类的问题，且预言他们的未来。人们对“土耳其人”既推崇又害怕，对他的特异功能进行种种探秘，最终无果而终，断片收场。霍夫曼的《沙人》等作品中涉及“人造人”元素的并不少见，然而“人造人”作为绝对主角的非此断片小说莫属。

19 世纪德国评论界对《自动机》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对霍夫曼把机器人偶写得阴森恐怖表示不解。^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小说之所以成为断片，是因为霍夫曼本人的技术知识有限，无法解释文中机器人偶运转之谜，因此小说只能有始无终。^② 20 世纪以来，学界对《自动机》的研究有了深入发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其一，对比 18 世纪末欧洲主要是法、德两国自动机的现实发展状况与霍夫曼小说中的土耳其预言者的差异，研究两者的互文关系。^③ 其二，结合当时催眠术（Mesmerismus）的发展和运用，指出小说是对催眠术的实例分析，即机器人是“施展梦游的、心灵感应的媒介物”。^④ 综合观之，以上研究着眼于追踪霍夫曼作品中机械力学、催眠术等的实证痕迹，力图揭示“土耳其人”超能力的真相，要为文本中的未解之谜提供一个研究者自认为的真相。本文认为，此类实证研究过于重视对人偶超能力秘密的揭示，消解了霍夫曼小说的浪漫特征，将其硬生生拽回现实素材的层面，从而忽略了小说内容及其断片形式有意铺设的结秘用意。换言之，小说主旨并非再现 18、19 世纪自动机发展实况的文学记录以及对轰动全欧的“土耳其棋手”的揭秘史实。小说恰恰反向为之，将现实的技术条件进行浪漫化处理，打造一个洞悉人类心灵、左右人类行为的机器怪物，反映出德意志浪漫精神对技术理性的质疑、对人造机械生命发展前景的担忧以及对人类造物主实践的否定。

^① 持此观点者以施文克（Konrad Schwenk）为代表，参见 Hartmut Steinecke/Wulf Segebrecht（Hrsg.），E. T. A. *Hoffmann Sämtliche Werke in sechs Bänden*，Band 4，*Die Serapionsbrüder*，Frankfurt am Main：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2001，S. 1391。

^② 持此观点者以马森（C. G. von Maassen）为代表，参见 Hartmut Steinecke/Wulf Segebrecht（Hrsg.），E. T. A. *Hoffmann Sämtliche Werke in sechs Bänden*，Band 4，S. 1392。

^③ 参见 Claudia Lieb，„Der gestellte Türke，Wolfgang von Kempelens Maschinen und E. T. A. Hoffmanns Erzählung Die Automate“，in Hartmut Steinecke /Detlef Kremer（Hrsg.），*E. T. A. Hoffmann-Jahrbuch，Mitteilungen der E. T. A. Hoffmann-Gesellschaft*，Berlin：Erich Schmidt Verlag，2008，S. 82-97，hier S. 82-84。

^④ Jürgen Barkhoff，*Magnetische Fiktionen，Literarisierung des Mesmerismus in der Romantik*，Stuttgart，Weimar：Metzler，1995，S. 205。

二、何谓浪漫,浪漫何为?

18世纪,“浪漫的”(romantisch)一词不仅用来指称异国情调的风景,也用以描绘人和物、想象和观念、情绪和情感、时代和民族。前提常常是,所关涉之物或所关涉之人具有远离现实的特点。有浪漫之效者,非近在眼前,而远在天边;非当前者,乃过往者;非可辨识、可解释者,乃晦暗、不可捉摸者;非清晰之确定者,乃模糊之不确定者。有浪漫之效的还有此种人,其现实感寥寥,却专幻想痴迷,弃理智而沉溺于想象力。^①如此,人们便可说,所谓浪漫早在浪漫派之前就是平庸现实或正常状态的相反概念。与霍夫曼同时代的浪漫派作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在其小说《戈德维》(Godwi)中将浪漫定义为:“所有处于我们肉眼和远处可见者之间的中介者(Mittler),它将遥远之物挪近我们,同时又为遥远之物添附上其自身的特点,所有这样的中介者就是浪漫的。”布伦塔诺进而得出结论:“浪漫是一种望远镜或更确切地说是镜片的颜色,浪漫即通过镜片的形状确定被观察之物。”^②因此,所谓浪漫,并非事物本身自带的特点,浪漫更像是一种介质,是为人们提供观照世界的物镜,通过将对象诗意加工,发生一个中介过程,令平实之物远离现实。这同诺瓦里斯所说的“将世界浪漫化”(die Welt romantisieren)实出一辙,他所谓浪漫化的定义也正是“给普通之物以高等的意义,给惯常之物以神秘的外观,给已知者以未知者的尊严,给有限者以无限的外表”。^③一言以蔽之,浪漫化就是赋予平常、简单、日常的东西以背后的奇妙性、神秘性以及无限性。霍夫曼在《自动机》中对技术的浪漫化体现为把历史现实中普通无奇的机器产品升级为能力非凡之物,作家让众人围绕它展开所有可能的释秘(揭秘)尝试却始终无法洞悉真相,由此平凡的自动机获得神秘的外观,同时对机器人的种种推测探索在文本中有始无终,寓意着机器生命与人类关系的历史性的无尽状态。只不过,霍夫曼的浪漫多了一层可怖的精怪色彩。霍夫曼受到谢林“泛灵论”的影响,“他眼中的万物常常被神秘力量注入生命,[……]尤其是被注入非理性的精怪力量”。^④这与《自动机》的主旨相得益彰:“人造人”在小说里被赋予了超常的神秘力量,似乎具备了语言、思考的能力,左右着人类的心智,而人类却难以窥破其运转奥妙,因而对它发出的赞叹声中回响着忧惧和颤栗。

^① 参见 Lothar Pikulik, *Frühromantik, Epoche-Werke-Wirkung*, 2. Auflage, München: C. H. Beck, 2000, S. 76.

^② Lothar Pikulik, *Frühromantik, Epoche-Werke-Wirkung*, S. 78.

^③ 参见 Paul Kluckhohn/Richard Samuel(Hrsg.), *Schriften. Die Werke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Stuttgart: W. Kohlhammer Verlag, 1960, S. 542.

^④ Hermann Glaser/Jakob Lehmann/Arno Lubos, *Weg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eine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Frankfurt/Main, Berlin: Ullstein, 1986, S. 255.